發佈：2012-07-23, 週一 17:27
點擊數：6761

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（David Shambaugh）在2012年2月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之際，於「紐約時報」，十問習近平，其中，有關中國人權的部分，包括：一、習近平是否會帶領中共走上政治改革路線？二、習近平是否對西藏及新疆提出一個更具人性的政策?三、習近平是否鬆綁原本緊密控制的主流媒體、社群媒體、網路以及教育機構?這些問題在沒有解答之前，2012年2~4月，美國駐華使領館成為中國官員或異議份子的庇護所，先有重慶副市長王立軍奔向成都總領事館，後有盲人維權運動知名律師陳光誠投向北京美國大使館。這讓中美兩國升高緊張的關係，也說明新型大國關係能否建立，值得後續觀察。

壹、人權不是中美兩國關係進展的主要障礙

2012年2月16日「華盛頓郵報」（Washington Post）社論指出，美國總統歐巴馬與副總統拜登習近平會晤時，雖有提及人權，但言詞空洞，連劉曉波等人權鬥士的名字都隻字未提，而習近平的制式反應一如胡錦濤，亦即中國有進步，但仍有改進空間。北京拒絕美國國務院宗教事務無任所大使庫克（Susan Johnson Cook）訪問中國的拜會安排，並拒發簽證，使庫克女士被迫取消原訂2月的中國行。該社論質疑歐巴馬不是把人權問題視為雙方關係之核心議題，而只是經濟與地緣政治問題之外的點綴」。

不只是歐巴馬總統，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羅姆尼（Mitt Romney）重視的也是美國的經濟及霸權地位的維持。羅姆尼表示，中國時代的開始與美國時代的結束並非必然趨勢。美國擁有較中國及全球各國更具競爭力的內在優勢，美國必須做的就是重新找回這些優勢。美國要重振財政及經濟地位、加強軍事力量，並恢復對自我價值的信仰，必須將這些長處應用在對中國的政策上。羅姆尼批評歐巴馬總統過度禮遇習近平，美國必須在經濟方面，「直接對抗中國對貿易、智慧財產權及幣值上的壓榨」。在軍事上，羅姆尼批評歐巴馬政府削減國防支出的政策，主張在太平洋地區維持強大的駐軍，且要「確保這是一個美國時代，非中國的時代」。他表示，一個繁榮但專制的中國，將會不斷為美國、中國周邊鄰國及國際社會帶來麻煩。

美國行政部門關切美中關係的層面較廣，國會關切的範圍較窄，除人民幣外，中國人權成為國會關切的重心。中國在習近平訪美之前，因發生藏人自焚、王立軍事件，致使美國國會對中國人權有特別的批評。習近平訪美，在中國人權記錄上，受到較多挑戰是在美國國會。共和黨的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馬侃（John McCain）自稱是「花園派對裡的臭鼬」（the skunk at the garden party），針對中國人權問題向習近平提出質疑。馬侃表示，美方雖然欽佩中國大陸的經濟成就，但仍有西藏人士與僧侶自焚、諾貝爾獎得主（劉曉波）遭監禁，更想知道中國為何要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敘利亞決議案？

習近平在美國針對人權問題，指出雙方應尊重彼此依據國內情況選擇不同的發展路徑。習近平在白宮訪問時有西藏抗議人士，他在美國國會表示「人權事業是一個不斷改善的進程，沒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」。這意味承諾中國人權會有進展，「願與美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開展對話交流」。即使在陳光誠事件之後，美中第四輪的戰略與經濟對話上，中國仍同意與美國在2012年下半年展開人權對話。

中國領導人將經貿關係當作是推動中美關係的「壓艙石」、「推進器」，中美兩國領袖也採取務實的立場，不願鎖住在特定議題上，讓大局無法展開。陳光誠逃離山東省東師古村軟禁住處之後，在2012年4月26日進入美國大使館，5月2日在美國駐中國大使駱家輝攙扶之下離開住進朝陽醫院，5月19日離開北京前往紐約大學就讀。整個事件看出中美之間極力避免此一事件，影響到5月3 ~ 4日戰略與經濟對話的進行。

Phoca PDF

「華盛頓郵報」記者William Wan 在2012年5月20日一篇調查報導，敘述中美兩國官員的交手經過，包括中國副外長崔天凱、美國助理國務卿坎博（Kurt Campbell），中國總理溫家寶與美國國務卿希拉蕊，如何使陳光誠事件不會影響到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進行。中方在協商過程中警告，如果陳光誠在美國大使館之消息走漏，他們會控告他叛國罪。中方拒絕在美國大使館之內協商。中方談判者也設定底線，必須在5月3日「戰略與經濟對話」開始前，解決該問題。中方同意，陳光誠在醫院兩週後，可到中國天津某學校就讀。陳光誠住進醫院之後，美方提供他三支預先設定的手機，以確保能與他通聯，但陳光誠不斷接受訪問，甚至以電話加入華府國會的聽證會，擔心家人在中國的安全，及他會被美國政府遺棄，而決定離開中國赴美。美國官員隨後向崔天凱、國務委員戴秉國、溫家寶提出讓陳光誠赴美的建議。中方官員後來宣布，陳光誠做為中國公民，可以自由申請赴海外讀書。中方要求公開表示陳光誠沒有受到特別待遇，而且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讓他離開，不要讓中方看起來受到外界壓力而屈從。

陳光誠走出美國北京大使館之後，5月3日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表示，「面對深刻複雜變化的國際形勢，中美雙方應該著眼大局、放眼長遠，從維護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出發，不斷增進了解和互信，擴大共識和合作，確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，妥善處理分歧和敏感問題，更好推進合作夥伴關係建設，為中美關係開創更加充滿希望的未來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次戰略與經濟對話，議題涉及推進中美合作夥伴關係建設，構建新型大國關係；增進中美戰略互信；中美關係及在重大國際與地區問題上的協調合作；促進中美在亞太良性互動等。中國總理溫家寶指出：「中美之間儘管社會制度、歷史文化背景不同，但完全可以建立和諧共處、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。中美合作關係已經超越了雙邊範疇，正在也將繼續深刻影響整個世界」。

中國的戰略對話外交掌舵者、國務委員戴秉國則強調，「中美合作，順利時要不斷進取，挫折時不能氣餒」，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幾點：「第一，要服務於建設中美合作夥伴關係的目標。第二，要體現中美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的要求。第三，要與時俱進，解放思想，開拓創新，不斷尋找新的合作亮點。第四，要互諒互讓，平等相處，及時、充分溝通，把共同利益最大化，分歧摩擦最小化」。人權雖是美中兩國立國精神的真正分歧，但並非談判的優先順序。

貳、中美從G2到C2

中國崛起、美國衰退一直是兩國是否要建立「G2」的議題。中國領導人與人民對中國崛起已不再質疑，常問的是，崛起的速度為何超乎預測與想像。中國對於美國衰退則有不同的聲音。北大教授王緝思不贊成美國衰落論，認為「美國在軍事實力、經濟實力、科技實力等硬指標與過去相比還會繼續上升，民主法治和核心價值觀保持不變」。從橫向來看，王緝思認為「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崛起會對美國帶來牽制，但遠不具備取代美國重塑世界秩序的實力與條件」。他也認為「政體來看西方也許在衰落，但是西方的範疇其實也在擴大，比如日本、韓國、印度等都基本認同西方的政治價值觀。而西方的對立面並沒有完全站起來」。王緝思提到，在美國眼裡，中國是「另類」的老大，而不是「國際社會」的老二。實際上，從美國的角度，中國扮演這兩者的角色。判讀「另類」老大的標準就是人權紀錄，但為了不讓中國破壞大局，人權議題可以談，卻不能是唯一或最優先的議題。

一般而言，中國學者專家普遍認為中國是「老二」，而美國衰落絕不意味「多極世界或無極世界已經到來」。中美兩國「絕對不能走向對抗這個鐵的現實」，北京認為美國必須以更加平

Phoca PDF

等的姿態來審視中國。即使如此，中國內部仍有一種主流聲音，中國不能接受「G2模式」或「中美共管」世界的提議。戴秉國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，提出中美應建立「合作與協調」（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）的C2關係，希望中美兩國能包容、共贏。以C2取代G2，有文字上的討巧，也有實質上困難之處。終究美中兩國就全球人權大旗的領導而言，不僅無法「共管世界」，簡直就是分屬兩個不同陣營。

北京大學教授賈慶國在2010年3月提到，「中國的綜合實力上升和美國的綜合實力相對下降。但是美強我弱的基本格局，沒有完全改變。美國意識到，在處理和中國關係的時候，對中國關心的一些核心的、敏感的利益問題，需要給予更多的尊重，要更加敏感」，儘管中國的要求是合理的，但「要有耐心，在處理對美關係的時候，還需要務實、理性」。中國對美國提出的人權清單，基本上是應付大於真心改革，對美國而言，提出人權就是盡了義務，要不要改善人權那是中國自己的問題。

對中國而言，美國影響力下降是真，其他新興大國崛起也是真的，但是，中國也沒有因此就可樂觀期待，中國尚未準備好，尚無法取得國際論述話語權或國際規則的制訂權。在「美國是否衰落」論調興起之際，中國也需要面對其他國家對它的質疑，包括：中國是否是一個「脆弱的大國」、「強勢的大國」、「另類的國家」、「資源飢渴型國家」、「難逃國強必霸」等。中國在國際社會上，沒有受到大國應有的尊敬，人權記錄也是真正的障礙。

中國學者專家對於周邊安全的環境，曾歸納出中國周邊安全呈現出「東緩」（日本因三一一地震而需處理內務）、「西安」（上海合作組織、中亞相對安定）、「北穩」（中俄關係提升至「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」）、「南亂」（南亞不穩定的新變局、南海風雲變幻不常）。其中，人權完全不在威脅中國安全的議題之中。中國關切美國的「戰略東移」，美國則擔心中國的崛起，兩國在東亞競爭的焦點在傳統安全議題，絕非是人權或陳光誠事件。兩國可以迅速處理陳光誠事件，說明中美有比這更重要的事情待處理。

隨著中美兩國國力的相對變化，歐巴馬總統要重返亞洲，主要的著力點東南亞。中美兩國領導人也競相爭取東南亞國家的支持與選邊。歐巴馬在2011年11月首次參加「東亞高峰會」之前，在東南亞區域安全的進程與議程的設計上，提出具體的構想如「海事夥伴倡議」（maritime partnership）。這對中國崛起形成一股軟抵制。溫家寶在2011年與東協領導人對話管道，立即承諾將開拓海上務實的合作，中方將設立30億元人民幣的「中國-東盟海上合作基金，從海洋科研與環保、互聯互通、航行安全與搜救、打擊跨國犯罪等領域做起，逐步將合作延伸擴大到其他領域，形成中國-東盟多層次、全方位的海上合作格局」。

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宣示建立「美國太平洋世紀」，從安全與經濟兩個方面，加強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。在安全上，美國繼續強化了美國與各亞洲同盟國的聯繫，部署沿岸戰鬥艦（littoral combat ships），在經濟上，推動「泛太平洋夥伴關係」（Trans-Pacific Partnership），塑造新的亞太經貿版圖。TPP不僅是經貿安排，更是一個戰略的考量，美國進一步透過「亞太經合會」掌握亞太區域統合的主導權。中美的戰略對峙，不僅在安全、國際機制，2012年5月24日，美國國務院發表2011年度世界人權各國報告，中國隨即在隔日由國務院新聞辦發表2011年美國的人權紀錄，回應美國對中國人權的指責，也揭露美國人權紀錄不良的一面。由此可見，兩國針鋒相對，顯示需要合作與協調，才能「鬥而不破」。

參、結論

紐約美國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（Orville

Phoca PDF

Schell）認為兩國處理陳光誠事件顯示「一種新成熟性」（a new kind of maturity），雙方務實解除緊張。夏偉將中美兩國比作同床異夢，而無法離異的夫婦。其實，不管是C2或G2，中美兩國已接近大國協商（concert of great powers），在朝鮮半島幾乎是「共管」，對台獨也幾乎是「共管」。陳光誠事件的落幕，說明中美兩國歧見甚多，但也需要妥協，雙方在鐵軌上沒有對撞，各有讓步。中國的異議人士不可能每一個人都能像陳光誠有的幸運，但胡錦濤、歐巴馬最終在交涉中，讓陳光誠離開中國，降低了共和黨批評的火力，也反映北京樂於見到民主黨總統的連任。歐巴馬雖是為了中國的人權改善而施壓，但著眼的更大中美關係戰略軌道不能脫軌。這種在矛盾中前進，在波折中堅定起來，也是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特色。

作者林正義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
（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，不代表本智庫立場）

Phoca PDF